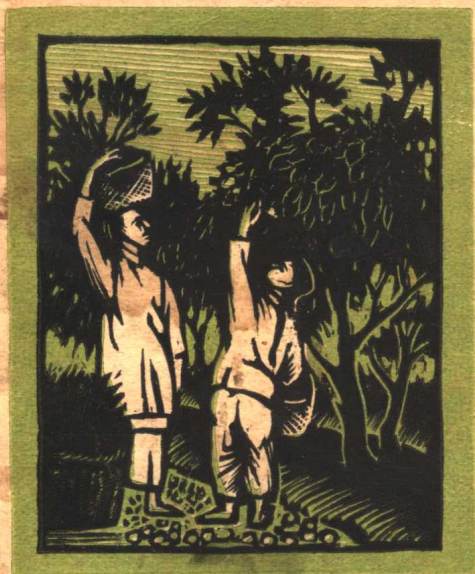




野桑

作 荻 蘆

種 一 第 書 叢 社 場 詩

野 桑

作 荻 蘆

種 一 第 書 叢 社 場 詩

1937, 5, 20.

桑野

一九三七年五月廿日初版

實價大

實價九

作者蘆

荻

出版者詩

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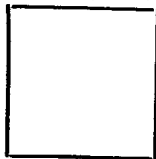
社

總發行

上海四馬路

上海群衆雜誌公司
各支店均有代售

版權所有



獻詩

——給一位摯愛的朋友

沒有什麼給你：

朋友，

這世界太荒蕪了，

需要人工開闢，

『田地等候着耕犁，

荒草需要着鐮刀』

舊的需要發掘，

新的需要創造；

生命好比一粒種子；

落在這世界的園地；

需要向上生長，

需要生長成一棵遒勁的樹。

培養牠；

不管一點一滴，一寸一尺，

但問耕耘，

不問收穫！

蒲序

今天，結算清過去的賬：
灰黯的朦朧的讓它躲藏，
把住一個健康的心，
不再兩腳茫茫踏着黑暗，
撥開雲霧看一看青天，
新的日子不許幻想，
生活不是爲了貪慾，頹唐，
趕掉怯懦的已往，
苦難中鑄鍊新的信仰。——
燃着真理的火把步步挺進，
東方突起了一血紅的太陽。

——一九三六年五月，今天

如果這是詩人蘆荻的誓詩，那麼根據他的「苦難中鑄鍊（出來的）新的信仰，」而且正是「新的日子不許幻想，生活不是爲了貪慾，頹唐，」一枝筆努力邁進新詩世界，他的未來的成就，真是無限量，而這麼一冊詩集，在此年此月此日出現於詩壇，在他，在我們，不是很值得紀念的嗎？

這冊集子裡總括了蘆荻詩人的過去的賬。——然而，檢討起來却也不像新月派殘餘詩人那般的充滿了靈魂和愛，或現代派詩人的悲哀，頹喪。對於新詩歌的大衆化，對於新形式的製作，比起溫流來雖然不免有點差異，沒有溫流的自然流露的音調，偶然也有一些材料沒有通過濃厚感情的融會，洗練，陶冶，但是，面對着社會現實，在「工廠頌」，「怒濤吟」，「珠江之歌」，「練絲」，「我們的家鄉」，「碼頭曲」，「新年曲」，「舊的世界」裡，他業已充分表明了他確已把握住了新詩歌的唯一武器——表現與歌唱，而且已經有了相當的力量。

請看「工廠頌」裡的蘆荻的熱情是多麼激盪：

工廠，

你偉大的物質的製造者啊！

在你的胸膛中，

你燃燒着宇宙的熱力，

你激動着時代的靈魂，

你充滿了生的強力：

你改變自然，創造歷史，

在你的偉大的熔爐中，

你咆哮，你震盪，

你叫醒弱者的心：

把他們一顆顆聯起，

跟同你的鐵輪飛奔！

是你推動人類生活的進展，

是你內鑲着二十世紀的火星，

是你劃成人類集團的界限，

是你鑄鑄自然的精美○

喲；工廠，

你物質文明的裸婦，

你偉大的製造者，

在你的胸膛中，

你已撥响了歷史的琴絃了呵！

——一九三六年十月——

適應着新浪漫主義詩潮的來臨，這一篇不是很有特色嗎？

另外，作為國防的歌唱，在氣魄及音調的雄渾上，「珠江之歌」是堪與「工廠頌」媲美而或者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茲節錄一些以見一斑：

珠江，珠江，

你流不盡的珠江，

你歷過多少世紀的風雨？

你飽受過多少的滄桑？

.....

你日日夜夜在奔流，

你日日夜夜在激盪，

你衝激着青年的兩方，

你洗滌過豐富的平原和沃壤，

你是革命的嫺婦，

你的熱情翻湧着巨浪，

你閃爍着自由的波光！

我們歡迎你，

歡迎你向前勇往，

.....，

.....，

其他：長詩「桑野」有具體的表現，敘述，間中也有不少抒情的好音調。——但是，我不想再行拖長我的字句，反正，依由他的誓詩及「怒濤吟」，今後的蘆荻詩人，必定會愈加把握住他的利器——表現與歌唱，而為我們的偉大的民族解放運動盡點力量的。

蒲風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

雷 序

我對目前中國詩壇向着新的路線開展，及許多青年詩人勇敢地努力，抱着無限的樂觀。

我們的詩壇該是合奏着時代之種種現實的本質和追求光明，自由，真理的熱情底交響樂。尤其是直面着民族解放鬥爭的現在，我們的詩歌「該是祖國的喇叭，加農砲，田雞砲，『共同響應着』吹吧，喊吧，轟吧，殺吧！」（海澄）而同時每個詩人都應有『我的誠實的詩呵，像箭一般地飛呀！向前，高高地！離開腐敗味的泥沼！』（白德訥）的這個反省與自勵。但那決不是空洞的口號或公式化的標語的複寫；我們的詩歌該在新寫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的冶爐中鍛鍊出來，具體的形象化地表現和強烈的真實底抒情，以我們盡可能的手法與熱情武裝我們的詩歌，我們的詩歌要成為富有戰鬥性的藝術，高爾基說：『藝術本質上就是戰鬥。』這樣，我們才能在解放鬥爭的展開上，『以詩和刺刀』擊潰

我們的敵人和「防衛我們的祖國」

無疑地，蘆荻也是向這塊大的前途進展着的一位南中國的青年詩人，他生長在我們革命策源地的鄉土，他歌唱着這鄉土的尖銳地矛盾着的現實底各面，他赤裸裸地暴露崩潰中的生活動態。——「桑野」這首敘事抒情詩是最具體的表現，他把故鄉的農民生活的根據，（桑野），用婉逸的筆致畫出往今懸殊的情況，這情況，不但在他的故鄉，在我們中國的以種桑為唯一生活手段（一般種田人也如此）的農村都同樣厄運的地呈現着。

然而他解剖這「桑野」，我們可看出在天災下加上人為的重重禍害。他懷戀地敘述過去的盛況後，把可怕の後身揭露出來：

柴門零落剩幾隻鷄大，

楊柳輕拂着灰黯的黃昏，

戶戶人家給蕭索罩住，

活流流水也寂寂的凝止！

秋天，春天，

蠶兒吐不出青色的絲，

結不成金色的繭顆，

桑樹也垂垂欲謝。」

然而「蠶繭的價錢却如泥土，小百姓吻着飢餓憔悴的原野」當中，「甚麼田畝捐，築路費，警衛費」被迎着「限期要繳出拖欠的欸稅」。於是有的賣兒女，有的賣房地來攤償。在「洋庄絲價格天天低落」，「人造絲奪去了天然絲的行市」的洋貨侵襲下更體無完膚地破產了。

最後作者不勝慨歎地叫道：

『桑原默默的死去！』

桑原默默的死去！

死去你那時再搖曳着一串串

紅熟的桑棗？

你那時再養育這村莊的兒子？

你那時把你碧綠的青衣來換掉目前的枯槁？

你那時使大地復甦！」

連繫着農村的破產，都市的勞動者的生活也必然惡化地貧困，我們看了「縲絲」可知道：

「我們縲成了絲沒衣穿，

我們縲成了絲生命短；」

當「苦痛重重的壓在我們身上，」而未知「我們那時才改行；」時，作者以「看煎在鍋裏的繭兒，命運呀同我們一樣！」的感傷句字做煞尾。

以「歌」的形式「奏出農村及都市的哀調的還有「我們的家鄉」，「水車曲」，「賣糠謠」，「夜織歌」，碼頭曲」等佳作。

但，整個民族的危機的動脈，也深深地抓住作者的感覺世界。他對失了家園的同胞作出「流亡小唱」，他為前方抗敵戰士煽起後盾的情焰：

「全民衆要用血，

寫成中華民族解放的歷史。」

全民衆要用骨，

築起中華民解放的堡壘」（贈綏遠將士）

就是對彎在南國之南的珠江，他也象徵的地叫牠北冲，希望和黃河，長江「匯成一條時代的洪流，再捲到東北的熱河，遼寧，黑龍江。」

不過在別的幾首抒情詩歌中，作者堆砌着缺乏實感性的抽象詞句，（如「今天」，「怒濤吟」等）

甚至有些只表現一個事象的側面，如「擔泥歌」，沒有顯示這「泥」的所有主與奉仕者之間的生活形態（或物象）的對立，甚至最後一句：「飢呀寒呀莫偷閒」代替了憎恨惡劣生活的感情。而「工廠頌」更是勞働的誇張，像陷於未來派的力學的單一化和表面化；因而這工業軀殼內包着的諸素質沒有何等的揭示。

雖然有着這點小疵，但從這詩集的大部分作品看來，我相信每個讀者都定評這位詩人是有充分的才能與遠大的前途的，我期待着作者不斷地把更大更豐實的收穫貢獻於詩壇，貢獻於中國的大衆！

雷石榆

一九三七·五·十四·夜于福州

目錄

獻詩	
蒲序	
雷序	
桑野	一
夜織歌	一八
水車曲	二二
線絲	二五
賣線謠	三〇
流低小唱	三一
珠江之歌	三六
碼頭曲	四〇
擔泥歌	四一
我們的家鄉	四七

別廈門·····	五二
登吳淞砲臺·····	五四
送友人赴東京·····	六一
贈綏遠將士·····	六三
出獄·····	六五
怒濤吟·····	六九
舊的世界·····	七一
新年曲·····	七二
今天·····	七四
工廠頌·····	七五
我歌唱·····	七七
後記·····	八一